

笑林金石集



王鸣录著

中国曲艺出版社

I239.73/20

皆大欢喜

王鸣录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8321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838321



皆大欢喜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¹₃₂ 印张 5.25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27·010 定价 0.40 元

0.41

序

《皆大欢喜》的出版，使我们这些从事相声演出和关心相声艺术发展的同志们皆大欢喜。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四年间，王鸣录同志异军突起，挥笔上阵，发奋创作出这样多的相声作品，确实给相声界增添了勃勃生气。我们作为王鸣录同志的密切合作者，早有把他的相声汇编成集的愿望，现在这个愿望在中国曲艺出版社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

手捧这本相声集，回顾我们和鸣录同志共同走过的道路，深深感到：没有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就没有相声艺术今天的繁荣景象。没有党的正确路线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也就没有这本相声集的问世。我们衷心感谢党对曲艺事业和整个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

鸣录同志的作品题材广泛，主题鲜明，脉络清晰，人物典型，语言生动，包袱结构新颖。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普遍好评，有些作品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其主要原因是有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敢于面对现实，大胆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给人们以启发和鼓舞。这个集子收入的作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如《皆大欢喜》等）；对十年浩劫给社会带来的种种歪风邪气进行了

无情的鞭挞(如《不正之风》、《跟谁对着干》等)，尤其对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党风不正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如《石厂长》、《为了合格》、《让“贤”》等)；对广大劳动者中间的旧思想、旧习惯和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也做了艺术的剖析和严肃、生动的批评教育(如《一对沙发》、《教训》、《大家研究》等)。这些作品正是凭借着坚实的生活基础，以娴熟的艺术技巧把握和探索了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歌颂是热情洋溢的，批评讽刺是与人为善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鸣录同志是一位演员出身的相声作者，虽是这几年才在相声创作上受到人们重视，其实他早在十三岁就开始学演相声了。在十年浩劫之前，他一直是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的相声演员，写过一些成功的相声作品。实践经验的积累，为他今天能够熟练地驾驭相声这一艺术形式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曾受过冲击，所在团也被解散，他和大家一起都下放到工厂当了工人。这给了他极好的机会接触社会，开阔视野，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占有大量的生活素材，为其后的相声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

具备了艺术和生活两方面的客观条件，创作的成功，决定于作者的主观努力。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后，激起了鸣录同志的创作激情。他决心把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除了白天在工厂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和节假日，都一心扑在相声创

作上。这本选集的全部作品，都是他在工厂业余创作的。

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鸣录同志相声创作的几个特点：

善于塑造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是他的相声创作的特点之一。

大家熟悉的万能胶、徐姐、坐地泡夫妻、石棉瓦、《皆大欢喜》的一家人等，都是鸣录同志创造出来的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他们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为了写好这些人物，鸣录同志努力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捕捉人物的典型语言、通过各种细节和包袱，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在《教训》中通过孩子骂爸爸反而受奖励，孩子偷西瓜给爹妈吃这两个细节和包袱，把坐地泡夫妻的自私、愚昧刻画得淋漓尽致。又如《不正之风》中从揭露的“走后门就得当小辈儿”这条“规矩”中把万能胶的猥琐心理和低级趣味活画了出来。再如《石厂长》中厂长石棉瓦以“隔热层”自诩，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其实，这些生活现象我们也是常见的，作者一旦挖掘出来，经过艺术加工，组成包袱，于细微处显其精神，就收到了不寻常的艺术效果。

选材严谨，从人物性格出发安排情节结构，是鸣录同志相声创作的特点之二。

相声中的喜剧人物性格是靠情节来展示的，实际上，情节就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相声的情节和包袱结构的特点是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只有在乎情理才符合性格发展的逻辑；只有出乎意料，才能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不正之风》这段相声就是通过万能胶制造的一系列事件，导致最

后用火化车拉新娘的结局。这个结局，既荒唐可笑，又真实可信。因为只有万能胶这样的人才能干得出这种尴尬事，也说明万能胶式的人物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多么不协调。《让“贤”》中的经理一贯假公济私自然是不愿意让位，一定要让，他只能让给自己的儿子，这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是鸣录同志相声创作的特点之三。

鸣录同志的作品，在选择题材上不是赶时髦，追浪头，而是努力向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难题冲刺，诸如不正之风、官僚主义和特权、落实政策、子女教育等等，都试图去表现。在艺术手法上也敢于打破框框，因为喜剧和悲剧本来是相通的，他在《离婚》这段相声中就做了用相声表现悲剧这样一种大胆的尝试。正因为如此，鸣录同志的一些相声（如《离婚》、《教训》等），在相声界和听众中间引起一些争议。我们认为，用相声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是困难的，鸣录同志的某些作品也需要经过实践检验进一步加工，但他所做的这些探索和尝试肯定是值得的，有益的。

鸣录同志的大部分相声作品我们都表演过。他每有创作构思，常要先找演员商量，听取演员的意见，以使作品更适合演员表演。他的作品很注意适应演员的风格和条件，给演员留下表演和再创造的充分余地；既有深刻的含意，又有足够的包袱，能收到强烈的剧场效果。我们在排演鸣录同志的每一个作品时，总是先将作者的创作意图吃透，再细致地研究每一个情节和细节的表演方法，力求为作品锦上添花。这样，作者和演员互相尊重，互相学习，长期合作，彼此默

契，这是繁荣相声艺术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出版《皆大欢喜》这个集子，显示出鸣录同志在相声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并不是说他的这些作品都是十全十美的，自然也有缺点和不足，如上所说，这大都是向前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也有一些作品个别笑料游离于主题之外，则可能是受传统相声为追求包袱而节外生枝的手法的影响。总的看来，这是瑕不掩瑜的。现在鸣录同志已经走上从事专业曲艺创作的岗位，我们希望他总结经验，再接再励，有更多更好的新作品问世。我们要同他更加紧密地团结合作，为繁荣相声艺术、发展曲艺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高英培 范振钰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次

跟谁对着手.....	1
不正之风.....	12
离婚.....	26
教训.....	38
皆大欢喜.....	53
石厂长.....	65
一对沙发.....	76
大家研究.....	90
争.....	103
让“贤”.....	117
有买有卖.....	131
为了合格.....	146

跟 谁 对 着 干

甲 (山东口音) 你往这儿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乙 什么？

甲 你往这儿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乙 (学甲山东口音) 干什么的，那叫干什么的。我是说相声的。

甲 说嘛的？

乙 说相声的。

甲 做嘛呀？

乙 不做嘛。

甲 不做嘛，你说这个做嘛？

乙 噢，您不懂啊！我是搞文艺的，用文艺的形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甲 谁呀？

乙 我呀。

甲 啊！你往这儿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啦。

乙 怎么就算啊，我们就是这个形式。

甲 你看你多简单哪，往这儿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啦，到我那儿为人民服务，不是那么简单的，麻烦着啦！

乙 为人民服务谈不上麻烦。您在哪儿工作？

- 甲 我就在豆腐房里给人家端豆腐。
- 乙 噢，您在饮食行业工作。
- 甲 嘛业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端豆腐的。
- 乙 您看您这行业多光荣。顾客上您那儿吃早点去啦，您服务得好，他吃得舒服，回到生产岗位多增加生产。您这是间接着为生产服务，您看您多光荣。
- 甲 哈哈哈，我光荣，我光荣，我怎么光荣不也是端豆腐的嘛！
- 乙 好吗，白费劲啦！没法跟你解释。
- 甲 不用你解释，我们不那么认为。你上我这儿吃早点来，我伺候你，你那是资产阶级法权。
- 乙 嘴哦，那叫资产阶级法权哪？
- 甲 今天你来了我们伺候你，明天你来了我们伺候你，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义啦。
- 乙 噢，这样就修正主义啦，你这叫扣帽子。
- 甲 你让大家想这事合理嘛，你上这儿吃早点来，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 乙 好，明儿我们改，我们喝浆子，进门都蹲着。
- 甲 我让你蹲着了吗，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我们给你刷碗、擦桌子、拾筷子，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 乙 刷呀。
- 甲 你刷筷子不刷？
- 乙 刷呀。
- 甲 你擦桌子不擦？

- 乙 擦呀，擦得干干净净。
- 甲 你扫地不扫？
- 乙 拾掇得条条有理。
- 甲 哪一点拾掇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吗？
- 乙 她说得有道理，我为什么要反驳。
- 甲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这么懒呢？
- 乙 我这叫懒呀？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 甲 我卖牌儿呀。
- 乙 嘿，他还真有活儿干，坐那儿，轻轻松松，干干净净，卖个牌儿完了。
- 甲 完了，还得收钱，依着你呢，白吃？还美死你了。
- 乙 这种服务能好得了吗？
- 甲 你来也没关系，哪儿来的那么些意见？
- 乙 意见少不了。
- 甲 少了能过瘾吗。嘛样的意见都有，烧饼凉了、果子蔫了、豆腐浆子不热啦，豆腐浆子不热嘛热？炸果子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 乙 人家喝浆子，你叫人家喝热油啊！
- 甲 这不打个比方说吗。没想到，这话说的不对了，这位把墙上的意见本儿摘下来了，就在那儿写上了。
- 乙 那是给你提意见了。
- 甲 他写着，我在旁边叨咕着：“你写了，你大概齐大学毕业了吧，弄点儿学问都搁这儿用了，这一个本够吗，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我也不改！”

乙 啊！为什么不改？

甲 “这叫跟你对着干。”

乙 好嘛，他跟顾客对着干，您想能好得了吗？

甲 能好得了吗？就让我对对着干、对着干的，再瞧我们那个点儿啊，别提多清静哩。

乙 好嘛，没人敢去啦。

甲 也有胆儿大的，那天正赶上我卖牌儿，他来了，给了我六分钱：“同志，给我来碗豆腐脑。”我卖给他个牌儿，他上那边排队去啦，我找个人替我卖牌儿。

乙 你干嘛去？

甲 我上里边给他盛去。

乙 今天不是分配你卖牌儿吗？怎么又盛去啦，你上里边干嘛去？

甲 我跟他对着干去，我到里边儿拿着勺等着他。他到里边一递牌儿：“同志……你怎么又上这儿来啦！给我来碗豆腐脑。”“好，给你一碗豆腐脑，走！”“同志，我那是大碗儿的，六分钱的呢。”“啊，六分钱就喝那些个，依着你呢，喝一锅。”

乙 人家要求你盛的保质保量。

甲 “是啊，我叫你盛满了，你也不能给俺半碗呀！”“哎哟，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

乙 嘿！那叫争嘴呀？

甲 “噢，怨我了，我不争嘴啦，你受累吧，给我搁点儿辣子。”“好，搁点儿辣子。”“我爱吃辣的给俺多搁上点儿。”“好，给你多搁上点儿，”“我说同志啊，我说的话你听得懂

吧，我爱吃辣的让你多搁上点儿。”“好，多搁上点儿，多搁上点儿，多搁上点儿！”看准了，一罐儿扣上了，你吃去吧！

乙 都给扣上啦，那还怎么吃啊。

甲 “天哪，全红啦！这回成了大碗的啦，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啦！非把我辣死不可，怨我了，我也没记性，我也没改姓，下回再上你这儿吃早点来我姓你那个姓，我走了。”我拦着他，我说：“别走，给钱，给钱。”

乙 怎么还给钱，买牌儿时不给完你钱了吗？

甲 “再给两毛钱。”

乙 这是什么钱哪？

甲 “辣子钱。”

乙 找人家要钱哪？

甲 像那辣子不是白来的。

乙 你要不给人家扣上呢？

甲 他要不爱吃辣的呢？

乙 你那叫胡搅。

甲 他说哩：“你别拦着，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呀，那不有本吗，写去，我那本上有烧饼凉的，果子蔫的，豆腐浆子不热的，还没有辣子呢，去写辣子去！”

乙 你简直成问题啦。

甲 那个人说喽：“我看写也解决不了嘛问题了，干脆咱们找地方谈谈去吧。”“好，你说，上哪儿谈去？”“咱们上派出所吧。”“你头里去吧。我们这里有营业，别搅和我们营业，我下了班上派出所找你去，不见不散啊。”

乙 你这订约会儿来啦，你现在就得跟人家去。

- 甲 “做嘛去?”
- 乙 到派出所讲理去。
- 甲 “我在这里就讲理啦，让我伺候你，没门儿，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 乙 又是资产阶级法权。
- 甲 “这些个喝豆腐的看见了吧，这个人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咱们团结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法权!”
- 乙 你还咋呼哪，你要干嘛?
- 甲 发动大家批判他。
- 乙 有人批吗?
- 甲 全批啦。
- 乙 全批啦?
- 甲 全都批啦，站起来个大高个儿，那个嗓子那个大呀。
- 乙 他怎么说的?
- 甲 “这个服务员呀，太刺儿头了!”那个说：“对了，对了，上个月他跟人打了二十八伙儿架了。就有两天没打，那是他没来。”
- 乙 好嘛，天天打。
- 甲 “咱们揪着他，拽着他，咱们上派出所。”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店里经理来了，好不容易把人家劝走了，劝走了以后我们经理问我：“老×，你怎么啦？你呀。”
- 乙 你告诉你们经理：“我跟他对着干啦。”
- 甲 我能那么说吗，我说：“经理呀，这个喝豆腐的太调皮了。”我们经理说：“你怎么老说人家调皮，你看看你这一个月见了多少意见信哪。老×呀，附近就是我们一家豆

腐房，你要是把这个点儿搞垮了，怎么为人民服务呀，咱这门口写着四个大字你认识吧？‘顾客之家’呀。我看你变成了顾客的冤家啦！”

乙 你是成冤家啦。

甲 我说：“经理，那算对了，人家说得好，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

乙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种思想和你刚才说的服务态度不能好了，好了出修正主义，这都是“四人帮”的流毒。

甲 我们经理说了：“老×呀，看来你这个人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这样子吧，我建议咱们基层商店，就在你们这个点儿里开个现场会儿，咱们开展一次‘三大讲’，你参加让你受受教育。”你懂得什么叫“三大讲”吧？

乙 我懂呀。

甲 你说说。

乙 “三大讲”的第一讲就是“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看来你呀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

甲 通过这次“三大讲”我心里就明白点儿了，我们经理说：“光在这里讲不行，还得上公司里讲去。”到公司一讲，发言的人更多了。

乙 多讲讲好哇。

甲 特别是市里财贸系统开了一次竞赛评比大会，在会上介绍的我们饮食行业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不计其数。尤其是我们区有一家先进的豆腐房可好啦。人

家这个豆腐房有个二十三岁小姑娘，那才叫真正对着干呢！

乙 她跟谁对着干？

甲 她跟“四人帮”对着干，凡是“四人帮”破坏的、反对的那些优良传统，人家完全坚持下来了。

乙 你不也对着干吗？

甲 我跟谁对着干？我跟喝豆腐的对着干了，我跟我们店里的经理对着干了，我跟我们那些服务员对着干了。大家怎么帮助我，我也认识不上去。我恨不能把这个点儿搞垮了。“四人帮”他们这么搞是惦着篡党夺权，我也不惦着篡党，我也不惦着夺权，我跟着他们跑，我这不是冒傻气吗？老师傅，你帮助我算一算，二十三岁小姑娘满盘参加工作才几年，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人家点出来那豆腐也不老、也不嫩，白花花漂亮极啦。

乙 你呢？

甲 我在豆腐房干了这么些年了，我点出来那个豆腐都跟蜂窝煤似的。

乙 那怎么吃呀！

甲 我现在才明白，“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干部，就连我这个卖豆腐的也没放过。我恨透了“四人帮”了，“四人帮”要上我这儿喝豆腐来，我非拿浆子烫他们不可！

乙 嘿，拿浆子烫他们管什么用？看这意思你明白了。

甲 明白了。

乙 明白什么了？